

## 以先进印制技术推动古籍保存与传承

□陈先行

人们真正刻意对古籍版本进行仿真复制并形成风气,始于明代中叶。那时唐五代以前的写本几乎绝迹,业已成为研究两宋以前历史文化主要文献来源的宋刻本也日趋稀见,苏州地区的文人率先将宋本与古代书法名画等量齐观,从而掀起一波争相收藏宋本的热潮。而在宋本不可多得的情况下,苏州地区寻即又出现了藏书家抄本争奇斗艳的局面,并创造了影宋抄本与仿宋刻本,同宋本收藏热一样,迅速向周围地区散发传播,直至影响全国。

最耀人眼目的是,在文物观念主导下,明抄本中开出了一枝奇葩,那就是影宋抄本。可谓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所能做到的最有质量的仿真复制,故有“下真迹一等”之美誉。毫无疑问,影宋抄本又较一般明抄本更为世人所重,因为它从形制到内容,几乎绵延了宋本的一线之传,其价值堪与宋本同观。

如果说影宋抄本犹如宋本的化身,那么明代中叶苏州地区开创的仿宋刻本,则与影宋抄本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所谓仿宋刻本,亦力求从形式到内容保持宋版原貌,诸如版式、字体、避讳、刊记等,都依照原本,其刊刻精美者几可乱真。

明代中期宋本收藏热的出现,影宋抄本、仿宋刻本的发明,对当时及后来的学术发展、古籍



“上海图书馆藏善本仿真萃编”陈先行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收藏与传播,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,意义深远。窃以为,正是这种对书籍产生颠覆性认识的文物观,导致了版本学的创立。版本学的主要特征与功用是鉴定版本。当坊间利用仿宋刻本制造假宋本泛滥时,人们便开始研究如何鉴定宋本。可以说,版本学是从鉴定宋本发端的。

伴随着书籍文物观的形成,人们对善本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,即善本由原来单一重在校勘价值、属于校勘学范畴的名词,嬗变为主要强调“物以稀为贵”的文物价值、属于版本学的专门名词。从此以后,藏书家的收藏之道,纷纷以网罗珍稀善本为主

旨。迨至清代《天禄琳琅书目》的发布,更表明了官方的态度与导向,对善本的收藏保护与版本学的发展推波助澜,遂使迄今为止的公私善本书目无一不以文物性为前提与特点。

也就是自明代中叶起,古籍的传播,开始沿着两条路径发展:一是承袭旧时注重抄写翻印整理文本的传统;另一则强调保存原本面貌,力求从形式到内容的仿真。虽然前者具有“断是非”的学术意义,并经常有人为此声张鼓吹,但平心而论,就文献原生性的传承而言,后者相对客观可靠,对古籍保护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,广受整理、研究古籍者的青睐,因而在历史长河的沉淀中,具有更强的生命力。

随着西方影印术的传入,古籍版本仿真之法亦与时俱进。显然,有识之士已敏锐地看到,唯有采用影印手段,方能避免影宋抄本、仿宋刻本存在的不足,完整准确地反映原本面貌。

今在有关各方通力合作之下,“上海图书馆藏善本仿真萃编”行将陆续出版。有鉴于上述得失,该编以信今传后为宗旨,一依原本面貌,选择桑皮纸等优质纸张,使用目前最先进的技术精印,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顶级仿真古籍善本,为保存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具有新时代特点的贡献。

## 六朝名士风流背后的上下求索

□杨清

六朝承汉启唐,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独具魅力的时期。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作为文化名片,成为六朝最为亮眼的标签。名士风流如何形成?士风经历了怎样的变迁?在庙堂与山林之间,士人是如何构建起独立的精神世界?

东汉末年社会动荡、群雄割据,成为名士风流发端的契机。士人是如何在易代之变中处理秩序崩溃与自我志向之间的矛盾?《流风回雪:六朝名士的庙堂与山林》一书作者开篇以荀彧之死为切口,揭示出荀彧既与曹操同为汉臣,又为曹操幕僚,在无法同心同德的前提下,荀彧作为汉臣与谋士两种身份的内在取舍,直到匡扶汉室理想的破灭,最终身死,是为守节。自此,士人开始了一场精神革命,寻求摆脱思想困境的出路。这也为后来士人冲破儒家经学,寻求与老庄合作埋下了伏笔,同时这种精神也成为六朝门阀士族存在的价值根据。思想与政治的双向塑造与互相制约这条线索贯穿全书,作者以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六朝思想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。

继庙堂与山林这一名士背后的政治空间的论述之后,作者将目光转向对士阶层的风气与思想



《流风回雪:六朝名士的庙堂与山林》李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

的解读,这不仅是由外在转向内在,同时也是由历史转向哲学。

可以说,六朝是人的觉醒时期。个体的自觉解放了士的个性,他们突破儒家礼法,求自然、求自由、求自我。所谓真名士自风流,这种反传统的士风,一时成为风气之先。作者以阮籍、嵇康为切入点,辨析了阮、嵇思想的异同。阮籍“万物齐一”的思想虽然挑战了政治秩序,为统治者所不容,但在士林却备受推崇,

并形成一套行为模式。后世士人为挽清誉而故作高论,但其实质是由务实向虚浮、由匡世转避世。假名士造作近千伪,这也为士人如何发展成仅习得皮毛的“纵恣”做了解释,推及政治,也为由玄学产生的为官不恪尽职守做了铺垫。

思想上玄学之风的盛行吹向政治,借此,行文顺势又从哲学转向历史。士林舆论左右了选官体制,最终九品中正制沦为门阀士族强化自我的工具,这也直接成为士族与皇权博弈的开始。从“王与马,共天下”到刘裕对士族的成功分化,让士族认识到高门不再是保存家业的凭资,从而寻求与皇权的积极合作。“主运独威”的孝武帝则直接打破与士族形成的政治默契,在对士族的规划中摆脱了士林舆论对皇权的束缚。

名士、思想与政治在互相交织中形成的士风,在300年的激烈交锋后终于有了答案:“尽管玄学在政治上的实践不太成功,其政治理想也在隋唐以后官方排除,但在个人精神领域是成功的,尊重个体性情,开拓内在精神空间,培养了独立人格。这便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世最有价值的遗产。”

## 记叙绵茂公路修筑艰苦历程

□徐杉

撰写这部非虚构文学作品《龙门筑道》,真是一次人生苦旅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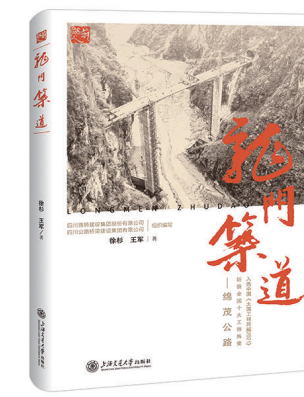
我走过一些非常特别的路,也写过一些令人不可思议道路的文字。比如老川藏公路、老青藏公路、老滇缅路,还有一些充满艰难险阻、崎岖坎坷、迥然不群的人世间道路等等。

如果说蜀道难是古代四川道路的缩影,那么,绵茂公路就是当代版突破蜀道难瓶颈制约的又一真实写照。

汶川大地震后,这条路被国务院列入灾后重点建设项目。其中香港援助了20亿人民币,是对汶川大地震援建近200个项目中资金最多的一个。

然而短短56公里的一条二级公路,却面临意想不到的高难度、高危险、高难度。

首先是“三高”:一是穿越的地质断裂带多,共有4条断裂带;二是沿线塌方、泥石流、堰塞湖多;三是桥梁隧道多,共计51座桥梁,20座隧道,其中桥隧比最高路段达到94%。其次是生态保护要求高,公路要穿过九顶山自然保护区、大熊猫国家公园等保护区。另外对地震设防等级高,公路



《龙门筑道》徐杉 王军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

路设计是按8度设防,要求小震不坏,中震不修,大震不倒。

走过绵茂公路,采访过一些建设者之后,我对这条路才产生了飞跃,终于也理解了这条公路的战略意义,213国道和317国道,因为绵茂公路的连接,使蜀道能横贯南北,跨越东西,走向高远。

我在绵茂公路的山水之间跋涉,触发了由历史沧桑而引发

的人生沧桑,于是古今蜀道开凿的许多往事渗入到笔墨之中。

从五丁开山的金牛古道、五尺道、唐蕃古道、川康马道,再到后来的成灌公路、川陕公路、川康公路、乐西公路、川藏公路等等。

这些看似不相干的古道今途,最终被龙门山深处的绵茂公路串联起来,或者说绵茂公路是这些古道的当下再现,它浓缩了整个四川道路发展的艰辛历程。

记得我小时候曾问父亲在西藏做什么?他回答我多数时间都在修路。

成年后当我沿着父亲当年的足迹走了一遍,才逐渐理解了父亲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,以生命为代价筑就世界屋脊通道的意义。

在绵茂公路上,我似乎又回到曾经艰难行走的老川藏线、青藏线上。我记叙下绵茂公路修筑的历程,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带给读者苦涩之后的回甘,跋涉之后的欣慰,苍老之后的年轻,红尘之外的超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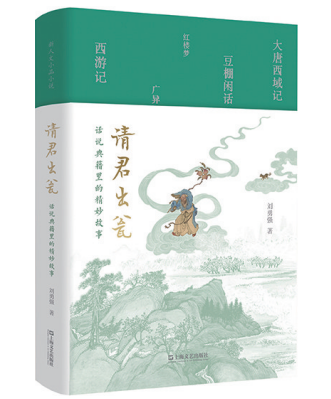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读者有缘翻阅到这本书,那是你与蜀道的缘分。蜀道登天,也能带你一路直上云霄!

## 激活古代小说艺术生命

□刘勇强

这几年,我写了些所谓新人文小品小说,在接受一个采访时,我声称为“趣作正业”。本书的《灯》一篇写于2009年,取材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,当时我正与学生一起逐卷阅读此书;另一篇《脚步》是因了与学生的“西游记读书会”;《子贡果盒》《清波》《儒林外史读书会》有关,《魂无所依》与“聊斋读书会”有关。往大里说,所有的作品又都与我一直从事的古代小说研究有关。在阅读古代小说时,我常为一些作品精巧的构思与深刻的内涵打动,便产生了光大弘扬、推而广之的愿望。这是我写作的初衷。

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创办“古代小说网”公众号之初,向我约稿,我先呈旧作,后逐月写作一篇,请他发布。每次怀明兄都精心排版,及时发布。及时的反馈,既有用心处被留意的兴奋,也有出乎我意料反应令我好奇,都成为我写作的一个重要动力。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徐芄女士,有一次她在转发时,用了“新人文小品小说”雅称,我当即即复表示要“笑纳”,因为我觉得这一称谓恰到好处地概括了我的旨趣。



《清波出徐:话说典籍里的精妙故事》刘勇强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

按我的想法,在改编古代小说时,力图发掘其中超越旧时代的思想意趣,或为其灌注新鲜的精神血液,这是所谓“新人文”;而“小品”作为篇章风格,既追摹古文幅短神速的叙述特点,又贴近今人的阅读方式;“小说”当然是基本的属性与文体形式,但因有前面两个限定,又不完全同于传统的以情节取胜、结构完整的小说,形式上更自由些,描写上

更随意些。

古代小说从来就不只是过去时代的文学遗产,其中有许多宝贵的情感体验与人生智慧值得我们悉心体会。我的基本意图就是,努力揭示古代小说文本中蕴含的情感、思想、审美元素,通过旧瓶装新酒,夺胎换骨,激活古代小说的艺术生命,充实叙事的文化内涵,亦庄亦谐,使之与今人的观念、趣味相呼应。

实际上,不断翻新也是古代小说的传统,比如唐代有一篇小说《郭翰》,写的是织女从天而降,与郭翰共成夫妇之好。唐代小说家竟让这个美丽神话的女主角私奔,实在是惊人一笔。这种顺应自然天性、向往人间生活的描写,看上去是对神话文本的解构与反叛,但从本质上说,它又是与神话所传达的自由精神一脉相承的。类似这样的写作,在古代小说中不计其数。清代小说《豆棚闲话》对本事的颠覆性改编,更赋予了经典文学形象崭新的人文意义。文本的代代相续、不断翻新,可以说构成了古代小说一种互文性传统,使得古代小说成为一种国民情感之流绵延不绝的印证。

## 正仓院里的文物故事

□扬之水

正仓院是一个想了很久的题目,很早就计划写一本关于正仓院宝物的书,写一本与傅芸子《正仓院考古记》有所不同的书,并为此积极准备。观摩实物,自是准备之一。因自2012年起至2019年,与几位朋友年年秋天往正仓院看展(惟2018年是个例外),像是认真履行一个不变的约会。然而我的诸多收获,总还是来自自己的关注点或曰兴趣点,即生活史中的各种细节以及诗歌对应的各种物事,此外便未能深入探究,因此计划中的书终于没有写成,就像我原打算把《金瓶梅》读“物”记写成一本厚重的书一样,最终只成就了一本浅小册。酝酿中的“正仓院”一观,今日成此蕞尔一编,不过参观散记而已,既不是对正仓院宝物的全面介绍,遑论专深的研究,从产生想法到想法的实现,似乎总有着遥远的距离。当然也还有自我解嘲的办法。周密《澄怀录》卷上录永嘉禅师语:“草鞋道人善谈理趣,吴人从游山道之,得其数语,云:‘君来游山,颇见好景不?兹山景趣多,岂暇遍



《正仓院里的唐故事》扬之水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

观,但可意,着眼熟看,看得熟时,他人见不到处,尽为君有。”正仓院乃宝山一座,既无缘遍观,则不过着眼于“可意”者,于他人见不到处”得其一二,也算是小小的心得。

玉虫一事,20多年前遇安师授课时即曾详细讲述,后来我写就《“宝犀钿虫”》一文,收入《中国古代金银首饰》。因与正仓

院相关,今遂放在这里作为附录。此文草成之际,适有大洋彼岸之旅,于是将大意口述居停主人李曼教授以求教。李君闻得金虫在宋人笔记中叫作吉丁虫,因道:吉丁二字在中文中一点意思也没有,应是来自外商,随即启动“e考证”,很快得出结论,吉丁的语源是希腊语,有覆盖义、甲义。吉丁虫就是甲虫的意思。以玉虫或曰金虫作为装饰的风气应是来自东南亚。直到在这一传统也没有中断。附带查到:2002年,比利时皇后邀请当代艺术家Jan Fabre装饰布鲁塞尔王宫中镜殿的天顶和吊灯,他从参观自然博物馆时见到的玉虫得到灵感,29位艺术家用了140万泰国玉虫翅膀镶嵌出一幅金光灿烂的壁画,名为“欢乐之天”。他派人在东南亚餐馆里收集人们以玉虫为食后弃置的翅膀,“与欧洲人吃海虹丢弃的壳一样”。我因此也受到启发,遂委托李君代觅玉虫翅膀若干,请设计师张凡设计制作成了一枚银镀金镶玉虫坠饰,但见金翠辉映,清丽羊眼。“与古为友”,此之谓欤。

## 对绘画的情感

□小河丁丁

萍栖岭南之前,做梦也没有想到,我会写一部《丹青街》。得益于师友鼎力相助,终于出版,回头想一想,自己跟绘画委实也是有缘。

我小时候,不记得一年级、二年级还是三年级,好像是语文课本上有一幅插图,画的是哪吒,粉红的荷花衣,碧绿的荷叶裙,手持火尖枪,脚踏风火轮,身上缠着混天绫,眼睛大又黑,多漂亮,多神气啊。我就照着画了一幅,用的是蜡笔。

那种情形之下,纯粹出于欢喜,出于自豪,我把哪吒给同学看,也不记得给了谁看,反正人家非常羡慕。于是我兴致勃勃,又画了孙悟空。八戒和沙僧大概没有画,这两位让我崇拜。还画了阎王,大毡帽、红披风,浓眉大眼,也很神气。

初中我没有考取县中学,上的是区中学,继续留在山间小镇。如果没有记错,区中学的美术课也只是印在课表上,没有落到教室里。但有一天,宣传栏贴了一幅水彩画,是本校同学的作品,姓名很陌生。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水彩画,而不是在书刊上。我看了看,好想跟老师或者家长提出要学画画,但没有勇气——我的梦想够多了,除了



《丹青街》小河丁丁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上大学,还想当侠客。这么多年过去,那幅水彩画的什么已不记得,但第一眼看见那么清新,带着湿意的色彩,那一种一波的荡漾仍然没有完全平息。

应该就在初中,我画过竹子。竹子不是一节一节吗?竹叶不是很像“个”字吗?不记得是在课本上还是报刊上,看到人家画的竹子,我觉得特点容易抓住,就学着画。画得不多,但也止了一幅,自己瞧着挺像,究竟如何也无法得知。

高中我考上县一中,学习抓得很紧,没有画什么东西。大学

上的物理系,文学梦、侠客梦还在延续。那年暑假我没有回家,留在空荡荡的校园里,写作,练武。写作主要写诗,无师无友,一个人瞎写。练武练的是棍术,也无人瞎写,从图书馆借了少林棍谱,棍子不是白蜡杆,是道旁折的一枝木芙蓉。

荷花没有当成,侠客也没有当成,大学毕业当了中学老师,又画起画来了。怎么回事呢?我改写作业,看到学生全做对了,字迹又工整,光写一个“优”或“A”总嫌不够,就信手画上小花小草。

后来我的儿童故事开始出版,写稿写得开心的时候,情不自禁就画插图,发给编辑欣赏,编辑居然放进书里——真是惊喜!我的画,也值得印出来吗?于是我接着画。但画了几本,我明白这不是绘画的路子。那些插图是拿鼠标在电脑屏幕上画出来的,这样画有什么意义呢?编辑问我胡来,恐怕是舍不得花成本找画家吧。终于,我再也不画了。

如果我生长在大城市,如果我从小师从美术名家或者合格的美术老师,或许会成为一个画家?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我对绘画所有的情感,全都倾注在这一部《丹青街》里。